



编修滦志第一人

——许庄考略

□李智勇

许庄不是村名,而是明朝嘉靖年间一位郡绅先达。

在光绪版《滦州志》卷十八“外编”的“旧志纂修姓氏”一节中,首先便提到:明嘉靖戊申(即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知州陈士元采郡绅许庄私志本创修,滦之有志始此。

显而易见,在陈士元主持的官修首部《滦州志》出现之前,许庄已经以一己之力写出了一部《滦州志》作的序中也说:“滦夙有志,成于郡先达康衢许君。”康衢是许庄的号。既然如此,许庄自然就是编修《滦州志》的第一人。这是一位对《滦州志》和滦州地方文化都有着非凡意义的人物,那么这位先达的简历又是怎样的呢?

在光绪版《滦州志》卷十五“人物列传”的“仕迹”一节中,专列“许庄”一条,但条目下只有短短二百零三个字,且既没有生卒年月,也无具体的生老之地,对于其家庭情况更是没有提及。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滦县志》上,对许庄的介绍依然还是那短短二百零三个字。要想更多了解许庄的身世,真让人无从查考。

好在1992年滦县文管所征集到了许庄夫妻的两块墓志,才为世人解开了埋藏四百多年的许庄身世之谜。

许庄夫妻的两块墓志乃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出土于滦州市响哩镇,后被当地村民砌在墙内,如今收藏于滦州文展馆。

许庄墓志共1308字,详细记述了他的生平、业绩、祖籍、先祖及官职、学识等内容。参考光绪版《滦州志》中的许庄小传以及这两块墓志的内容,就可以解决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了。

关于许庄的生卒年月,在山西蒲坂人景溱所撰的许庄墓志铭中,开篇便写道:“嘉靖壬寅仲冬六日,适当长至,朝请大夫、山西少参许公卒于家,享年八十六岁。”嘉靖壬寅是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仲冬是农历十一月,因此可知许庄是1542年农历十一月初六去世的。他享年八十六岁,可推算出生年份就是公元1475年,那一年是景泰八年。

“许公卒于家”,他的家又在哪儿呢?关于许庄的祖籍,墓志铭中记载较详细,“大夫之先,南直隶苏州府嘉定县江湾第十一都二十八图仁乡梁王土地人。永乐初,有祖澄澄者以事迁滦。”那么迁滦后,许澄到底把

家安在了哪里呢?《滦州志》的许庄小传中写道,“许庄,字德征,其先嘉定人,徙州之兴庆屯。”兴庆屯共包括田家庄、半碑店、蓝家庄、徐家庄、坨子头等五个自然村,就是今滦州市的田庄子、半碑店、兰庄村、徐庄村、西坨子头村、东坨子头村等六个行政村。这六个村中,只有西坨子头村有许姓,可知许庄是今滦州市滦州镇西坨子头村人。

关于许庄的简历,可综述如下:许庄(1457-1542),字德征,号康衢子,又号自知山人,晚年号无名野叟。公元1468年,许庄年十二,能说春秋大义;公元1470年,许庄年十四,补廩员,作为州学三十个名额中的一员,每月可领糜米六斗;公元1474年正月十六,许庄年十八,娶滦州籍福建布政司理问周晋的女儿周德为妻;公元1493年,许庄年三十七,登弘治癸丑进士;随后宰临汾、宝鸡,升平阳府同知,擢山东按察司金事,分巡辽海,升陕西参议,调山西粮储;乞休归滦后三十余年闭门著书,著有《康衢集》《梅花百咏》《养心鉴》《先天方舆图说》《三礼仪注》等;其间,公元1520年,许庄年六十四,他的妻子周氏去世,有一个儿子叫许禄。周氏

死后,许庄又续娶了吴氏。在许庄死后的第二年三月二十九,被葬于滦州城南许家山龙溪河上。因为许庄的品学为地方推重,在他死后,由大吏题请,入乡贤祠,春秋致祭。

墓志铭中对许庄的总结为:“大夫家世在许氏源流,发身在进士登科录,政绩在两县长思碑,文章在晋省乡试录,著述在晋阳实录,筹谋在东辽臬司,功业在秦晋粮储,忠义在朝廷教谕,详备于泾阳张蜀守之传并临汾张中丞之表”,这种说法作者倒省事了,可是估计没有哪个读者会去考证。

至于许庄所编《滦州志》,高擢在给陈士元写的序中评价为“篇籍烦缚,闾者病之”;高第在万历版《滦州志》的序中说“大都涉繁芜而乏体裁”,这明显就是抑扬扬的谀词,不足为信的。在《滦州志》的许庄小传中,称他“纂修《孝宗实录》及三十二郡志,特委编著”,这是什么段位?水平能差吗?

当然,私志和官志的侧重点可能有所不同,私人修志,会从个人的兴趣出发。但是陈士元们修志时采用了人家的书,又贬低人家,这就有点儿不厚道了。不管怎么说,许庄是编修滦志第一人的事实总是无法更改的。



5月16日上午,在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排练厅,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一行与丰润区文旅局、丰润区评剧团领导一起观看了省艺校订单班学员的汇报演出。

丰润区评剧团多年来坚持评剧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一部部经典在大赛获奖,一段段唱腔在坊间传唱,一个个形象在弘扬美善,这些都是“丰润评剧人”的初心与使命。

2023年,丰润区评剧团原创现代评剧《我的嫂子我的娘》在评剧艺术节上精彩亮相之后,又复排了传统大戏《凤还巢》《牧羊圈》,还创排了新编古装评剧《徐九经集谷记》。

2024年新春伊始,丰润区评剧团与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签订协议,戏剧系订单班的8名优秀学员来到剧团实训,他们带着希望和使命融入剧团。多年来省艺术职业学院为各大戏曲院团培养输送了众多优秀青年戏曲演员,为戏曲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员在团实训期间,同所有的演职员一起送戏下乡,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群众对评剧艺术的喜爱和需求。他们认真学习,把学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剧团老师的指导下,表演水平和技巧突飞猛进。

8名学员在汇报演出中饰演了不同角色,杨佳琪、刘情缘、杨佳分别饰演评剧《三节烈》中的赵素琴、张春莲和张秋莲,李思雨饰演小官沈不清,姚呈睿饰演《杨八姐游春》中的王延龄,丁玉博饰演《秦香莲后传》中的萧天佑。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在汇报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学员的精彩汇报演出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次,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戏剧系师生一行不仅观看了学员的汇报演出,还和丰润区文旅局、丰润区评剧团的领导交流经验。丰润区评剧团团长李朋念介绍了学员在团实训期间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对学员的表现和成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学员的到来对剧团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省艺术职业学院给予剧团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省艺术职业学院领导表示学员的进步非常快,演出经验和表演技巧有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国家一级演员杨京晶老师,给学员认真地说戏、示范,使学员能够有所突破。丰润评剧团是淬炼学员的好剧团,同时在学员的身上也看到了戏剧的希望。戏剧的发展和传承任务很重,剧团和学院要共同挑起这副重担,“校团双培养”模式取得了很好的经验,下一步要密切合作,把更多更好的评剧学员送到剧团实训。丰润区文旅局领导对省艺术职业学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高度肯定学员肩负传承评剧重任的使命,也欢迎学院与剧团继续合作,把优秀的戏曲人才送到剧团来锻炼。

肩负使命,传承评剧薪火,重任起步,弘扬民族艺术。评剧艺术后继有人,丰润评剧团在新时代必将创造评剧艺术新的未来。

院团携手传戏韵

河北省艺术职业学院到丰润区评剧团调研交流

□韩玖生

·青龙河与爬石的记忆·

□阳刚

1968年,我们下乡到了河北省迁安县(今迁安市),被分配到县东北部的一个村子插队落户。这里属于半山区,北眺巍巍万里长城,东临滚滚青龙河,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从我下乡的这个村子往东走,仅几里路,就是青龙河。青龙河古称卢水,是迁安境内第二大过境河流。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境,流经辽宁省凌源,再经河北省卢龙、迁安两地,逶迤蛇行南去,汇入滦河入海,全长222公里,在迁安境内长31公里。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徜徉在青龙河岸边,望河水滔滔南去,顿觉心胸豁然开朗。河水势如奔马,勇往直前,一泻千里,有一种野性十足的雄浑奔放,有一种百折不挠的阳刚之气。放眼青龙河两岸,虽说不上风光旖旎,却能令人感受到历史的沧桑。河西岸地势平缓,有很远的河滩地,河滩上有不少从上游冲下来的石头,已经成洪水泥沙磨平了棱角,当地人就用这种大鹅卵石盖房垒墙。河东岸却是山地,绵延起伏,层峦叠嶂,有

的地方山势险峻,湍急的青龙河水沿着山脚绕山而过。过了河便是卢龙县。因而,青龙河成了迁安、卢龙两县的界河。

青龙河岸边有一块巨石,如下山猛虎般卧伏在岸边水中,人称爬石。观其形状,似应称其卧虎石或卧石更准确些。古时,爬石应是河岸边一座突出的山包,历经千万年风吹日晒雨淋,岁月的剥蚀,洪水的冲刷,已变得十分光滑,像一个人光秃秃的大铜儿头一样,十分突兀。大铜儿头高悬于水面之上,水下部分山体经多年大水冲刷,已经形成了很深的凹洞,水势凶猛时会出现很大的漩涡。

关于爬石,还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很久以前,青龙河上有一位贫苦的打鱼人,靠着一条小船、十几只鱼鹰,捕鱼为生。一天,他摇船来到爬石旁水面,把鱼鹰一只只下水去,期盼水深会有所收获。谁知奇怪,放一只下去不上来,再放一只下去还是不上来,十几只鱼鹰全部钻入水底,却泥牛入海无消息,一只也没有上来。打

鱼人十分纳闷,瞪大双眼,狐疑地盯着水面。忽然,“哗”的一声水响,打鱼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瞳目结舌惊呆了。只见十几只鱼鹰一齐浮上了水面,齐心合力用嘴巴抬上来一只巨鳖,有八斤锅那么大!打鱼人惊慌失措,“噗通”一声跪倒在船头,叩头如捣蒜,口中念念有词:“大老爷饶命!大老爷开恩!大老爷恕罪……”他见鱼鹰们都不松嘴,忙抄起撑船的竹篙,拼命地扑打吆喝,驱散鱼鹰,放了那只巨鳖。那巨鳖旋即侧身沉入了水底……打鱼人吓了个半死,挣扎着撑船望风而逃,离开了爬石处水域。从此,他卖了小船和鱼鹰,改行干别的营生,再也不敢到青龙河上打鱼了。

古人迷信,认为每逢发大水都是王八甲鱼在作怪,王八甲鱼是领水的水头老大;爬石处水深,那里是甲鱼窝,这才有了这个故事。其实,历史上青龙河水患严重,除一些地理原因外,主要是由于北洋军阀、日本侵略者在上游地区滥砍滥伐,植被破坏严重,水土大量流失,加上河道年久失修造成

的。雨季到来,山洪暴发,青龙河多次泛滥成灾,两岸村庄多被冲毁,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县志均有记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大力治理,青龙河终于改掉了桀骜不驯的坏脾气,开始造福于人民了,引滦入津工程就有青龙河的一份功劳。而且,青龙河水无工业污染,所产鲫鱼素以肉质鲜美而闻名,享誉远近。

久慕爬石处水深,我们曾多次结伴去游泳。因不是洪水季节,青龙河水并不太深,曲波微澜,静静流淌,河水漾着笑窝,多了几分温柔与恬静。我们游过河去,爬上光秃秃的爬石,纵身跳水,爬石下面的水果然很深,从高高的爬石上跳下来也探不到底。我们童心大发,一个个爬上跳下,水花四溅,玩得十分开心惬意。

五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青龙河与爬石可能也变了模样。时光如流,风雨苍黄。仿佛倏忽之间,我们也由当年十几岁的知青变成年过半百的老人了,不知何时会有旧地重游的机会。



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始末

□刘凤敏

(四)李大钊回国前后

关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与会代表,史学界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的状态,主要说法就达八种之多。比如,1994年5月,《李大钊研究辞典》中明确写到,“中国代表团由五人组成,有表决权的代表是陈独秀、罗文虎、琴华(李大钊)。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齐佳(女)、彭述之。”其中,罗文虎即罗章龙,刘齐佳即刘清扬。

2019年9月,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杨琥在编篡《李大钊年谱》(下册)中明确提到,“刘清扬回忆:1924年3月,北方区李大钊同志派我到广东工作。5月,接党中央陈独秀的通知,叫我随李大钊同志去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六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工人领袖)、姚作民(一般工人)、彭泽湘、卜士奇(青年代表,后叛变)和我(妇女代表)。代表团团长是李大钊同志。”紧随其后,

“按:刘清扬此处回忆的中国参加会议的代表名字有误。1924年3月30日,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通知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李大钊受命率罗章龙、王荷波、刘清扬和已在苏联留学的彭述之4人出席大会。”2011年,李敏在《考证李大钊1924年的苏联之行》一文中提出,“代表团成员除李大钊外,还有王荷波、彭述之、刘清扬(女),以及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赵世炎、卜士琦二人。……多年来,不少文章中认为,当年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还有罗章龙。但从现在看到的参会代表团成员登记表资料中,未见有罗章龙的姓名。”

2021年11月,青岛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李曙新撰文《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再考订》,从寻找和挖掘新材料,并对既往史料进行重新审视入手,将之前相关论著所涉及的与会代表逐一进行详细核实与考证,确认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与会代表共有五人,即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卜士奇,其中前四人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后一人为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是李大钊、王荷波、卜士奇,有发言权的代表是刘清扬、彭述之,而过去把陈独秀、罗章龙、姚佐唐、赵世炎、彭泽湘和张太雷等人也列为与会代表的说法,均是不成立的。其中,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执行委员会委员,但并不是与会代表;彭泽湘、赵世

炎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五大,但不是中共代表团的与会代表;罗章龙、姚佐唐出席的是赤色职工国际三大而非共产国际五大;张太雷不是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与会代表,而是中共代表团的秘书兼翻译。

这一考证结果,解决了原始文献速记记录中的“与会代表”和“资格审查材料”相吻合的问题,也解决了原始文献与当事人回忆相吻合的问题,对于结束史学界长期以来众说不一且颇多错误状态,应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驱逐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倒台,通电全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国民

军”,国内形势发生大变。根据党中央决定,1924年12月3日,李大钊离开莫斯科启程从东线回国。

绥芬河是当年中东铁路这条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节点。中共二大后,为加强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绥芬河等地设立地下交通站。绥芬河的“大白楼”曾是中东铁路的铁路公寓,也是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秘密交通线接待站。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五大返回途中就住在“大白楼”。如今,李大钊在大白楼二楼住过的房间,展出的有床、写字桌、单人沙发等,床头悬挂李大钊的照片和生平介绍,还有李大钊曾撰写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在“大白楼”住了一夜,后

安全抵达哈尔滨,又住在了王芳田的“宏昌茂”杂货店。李瑞景、王芳田向李大钊询问苏联的情况,李大钊说,“那里的工农群众当家做了主人,中国革命非走俄国人的道路不可。”这次李大钊在哈尔滨又住了三天。临走时,王芳田问李大钊到哪里去?他说“回北京”,王芳田一听急忙从行李底下拿出印有通缉李大钊的《盛京时报》,李大钊看后,既气愤又蔑视地说:“哼!反动家伙与革命就是这样势不两立,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哪个革命者不被通缉,这些玩艺没什么了不得!”李瑞景也劝李大钊在哈尔滨暂时躲避一下,等平静时再回北京,而李大钊却坚定地回答,“干革命就是要消灭他们,这些豺狼岂肯善罢甘休,不回北京中国革命怎么能走俄国的道路?”

李大钊婉言谢绝了王芳田、李瑞景的挽留,毅然离开哈尔滨,又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全文完)